

國粹叢書第二集

伯牙琴

國學保存會印行

鄧文行先生傳 洞霄宮圖志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顛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霄冲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稿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巔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
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
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絃以子期死耳余未嘗
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刊

行

伯牙琴目錄

文二十九首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寶說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楚佞鬼

元無人傳

謝臯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永慶院記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亦山齋記

沖天觀記補

超然觀記補

清真道院記補

昊天閣記補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十三首

寄友補

漢陽郎官湖補

九鎖山十詠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補

附

文行先生傳

伯牙琴目錄

伯牙琴

錢塘 鄧 牧 牧心著

順德 鄧 實 校錄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予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昏墊播艱食於烝黎其德澤所浸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長噫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茫茫芴之閒無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蕩平無涯方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繇乎淫淫乎其相攜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念禹功挹南風而思舜詩今吾

仰而觀天見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晁曜沾滋則必慙然歎曰昔堯之事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黻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祇祇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淪濟決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喣喣齊齊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則必蹙然憂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兪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進吾筮豆而餐也則見其糲梁與藿藜吾正吾章甫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蓐門圭竇而以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桷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沒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睽爲舜者慕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蛇居之衣冠禮

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燠然恐汚牛腹若高論怨誹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孳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澡雪而精神寤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逍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遊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卽藐姑射之陽所釣之澤卽汾水之湄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

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墼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威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

誨盜洽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揀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吏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

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
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
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
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
亦並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遊手往往入於其
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
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
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
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
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
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
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

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並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已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

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已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使得天下高位則

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鮫鱔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王者迄未嘗不得遇一介之士與人類並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以勞其力異類足□□□□□□□□□□目棄非如藐然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既無求於此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間豈有天地大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興廢所分日與同處而卒莫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無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

日不著乎地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山河草木並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達爲稷契皋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真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其亦以求夜光垂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若中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梁肉。待之以人禮。狗得盛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嗤越人曰。爾飲食之得獸。狗輒盡。啖將奚以狗爲。越人悟。因與分肉多。自與狗怒。齧其首。斷領。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與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且且薦血。食跪而進之。將弊市。并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其妻。若女鬼氣所入。言譁動作。與鬼無不類。乃益倚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重困。天神聞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廟貪於此。作威福不已。爲興疾。霆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哉。

元無人傳

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地大矣其在空虛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營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天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閒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管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且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咫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冲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二日錢

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閒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迤九鎖山勢差闢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志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福咸有法度松柏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

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流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閒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昊天閣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記補錄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邱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階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邱陵山嶽

之所以鬱盤川澤江海之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閒再厄天變遂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趾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灑氣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

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之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雪竇游志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口堰達江江行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踵者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年也水益澀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藥師寺寺負紫芝山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出山左涉溪水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蜒下赴大壑蓋瀾水爾

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牧豎相徵逐眞行圖畫中欲問地
所歷名則輿夫朴野不深解吳語或彊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二三
次度大溪架木爲梁首尾相齧廣三尺餘脩且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
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間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兔園冊邪
漸上涉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林在足下花粉逆風起爲黃塵畱衣襟不去他
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當道髣髴書雪竇山字山勢輿處仰見天宇其狹
若在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翳萬杉閒溪聲繞
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畱題不暇讀相對數步爲漱玉亭覆泉竇雖小
可汲飲之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爲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其上刻石其
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逕達雪竇自
右折入中道因橋爲亭曰錦鏡亭之下爲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之花時
影注水涘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寺而緣曲主僧少野有詩聲具

觴豆勞客相與道錢唐故舊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留出寺右偏登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崔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爲飛雪亭憩亭上時覺露醉情談元辯觸喉吻動欲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羨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高復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湊不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孟者委弁者蛟而躍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豔溢出眉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觀華焉上人云又有爲小雪竇爲拔錫寺爲四明洞天余亦興盡不暇登陟矣

代問道書

某生無他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爲甚可羞大不獲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長鯨跨黃鶴與赤松青琴輩相與恣睢遙蕩於無何有之

鄉也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閒斥鷃望九萬里扶搖之翼局局然笑之惡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爲造物所囿至於生而不著死而不亡曠百千萬歲而靈然獨存者唯我爾是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羣動並作並止曾無有介然之累足以溷吾胸次者若是足以爲天下達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某自夤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灑然以澄其神謇然以清其耳目噉然以明達及環堵之室從容尸居真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並流上際於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穿雖已脗契而獨於天地之數所不行鬼神之靈所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爲尙未有釋然者是以不憚稽顙投地皈命於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匕之劑釋病起痲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尙隱祕天機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復不止忽忽百年後委身墟墓荆棘莽然狐兔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笑之曰公等以仙

人自居如何至此乎將必爲師門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屨非鳥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發乎情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爲情性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爲阮孚猶愈於祖約畏人況不爲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閒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

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修禊故事會於鏡湖一曲舊所謂鴻禧觀今易爲寺遙望蘭亭招逸少酌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胸臆千歲之上不能發其端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悉數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之不與蘊藻潢汗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禮竟主僧持酒出觴客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出循柳陰復飲春波橋上歡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太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仰見威鷲以爲異人間有起復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減永和時乎此去蘭亭不一舍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郭雖

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無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醜藉庸可復見方其留連觴詠俯仰興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今政爲我輩發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舉酒相酌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歎息余解之曰不然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死死生於天地間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往往者不得不來懂懂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爲我輩我輩不嘗爲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爲大者前此蓋未悟爾於是四人相顧而笑相攜扶而下分流觴曲水韻賦詩舟中

西湖脩禊序

今年春予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分韻旣爲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祖禹領東西州客十有四人脩禊事西湖以子不及與怏怏而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

越月歸杭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夫方生而知死足悲既死而知生足樂豈通論耶一死一生瞬息閒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今日風流醞藉與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歎別離之難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今所不能口則無伺於詩者

洞霄詩集序 案此篇據洞霄詩集補錄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口口口意或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五湖口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懾安得模

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窮陋之地或以詩傳是已杭東南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姑取其命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聞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塘鄧牧書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迨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間泯焉弗宣而先生聲名與孤山俱傳問寒梅之幾花儼清風其在前士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苓之偈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鈞天今也使奉祀祠下我心慙焉三拜敬薦秋菊寒泉懷哉懷哉何以作先生於九原

代祭胡葦航文

嗚呼晴晝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
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爲霖雨用棟梁器
庇天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尚其志常調待次眇焉
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
窮愁羈旅之介必置於胸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詠師弟所論者經義使坐
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之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
安所倚嗚呼遙遙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無四壁可歸無一廬可紓悠悠丹
旆之言旋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人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
口則夫子與諸生諸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所以
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哭亦哭人祭亦祭也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維諸賢茲土之達人也或尙以德或崇以言夫旣爲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

年佳哉吾杭鬱鬱芊芊納以曼原層城繚以崇山徑川茲秀氣之所鍾故其人倣偉而靜口昔宋之南有尹氏袁介湖塘而建祠立石史而磨鏤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爲方士之居使之潔粢盛而奉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何恃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沈斷煙雖樵童牧豎過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素餐而不厭某奉檄來居心酸涕漣關西偏以爲堂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地無材何代無賢況東南之鉅邦宜接踵而摩肩自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間所祀者止若此使生抱痛而死銜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畧莫畧於馬遷豈無浮游大方老死邱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宣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駕風相顧一笑勿以姓名之不及紀而遐蜚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南山之竹而爲編況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旣無高節茂行表表自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

遣恨於九原三酹以告孰知余心之拳拳

寄友案此篇據吳禮部詩話補錄

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游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相思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尊酌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如澗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沈醉不用醒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

漢陽郎官湖案此篇據元詩體要補錄

仙翁薄暮醉酒歸杖藜迷卻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倒我笑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崢嶸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真人邀我倒玉壺麒麟脯供行廚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映寒蟾孤舉酒酌寒蟾明月下飲姮娥俱霓裳拂雲錦萬荷瀉瀉瓊瑤卮磨幢曉靄羅煙空乃有

三皇所授之玉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曲銀河通眞人綠髮披春風錦袍玉雪照天地口說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畧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掃月色延我石室煙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游地長歎一覆丹霞鐘風吹仙樂度溪去我亦醉臥香鑪峯

九鎖山十詠

案此十詩並下和杜南谷一首據洞霄詩集補錄

陰陰大滌洞古色闕積鐵誰橫一石礎坐與三島絕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腑

熱大滌洞

何年采眞游遺此棲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浮世幾興亡殘碁耿苦

石棲眞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

土龍洞

鳳來青天開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

嶽風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
隆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
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

跡仙人隱跡

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間
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
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
端雲根石

寒礪豈成蛟流泉亦非翠
色緣映帶得意出飛舞外
雖無風霆化自與江海

會翠蛟亭

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
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
縣知今人游復令後人
哀來賢巖

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
縈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
豈無得道者一飲凌八

極丹泉

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
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茁
何當追遯蹤一笑俯明

月天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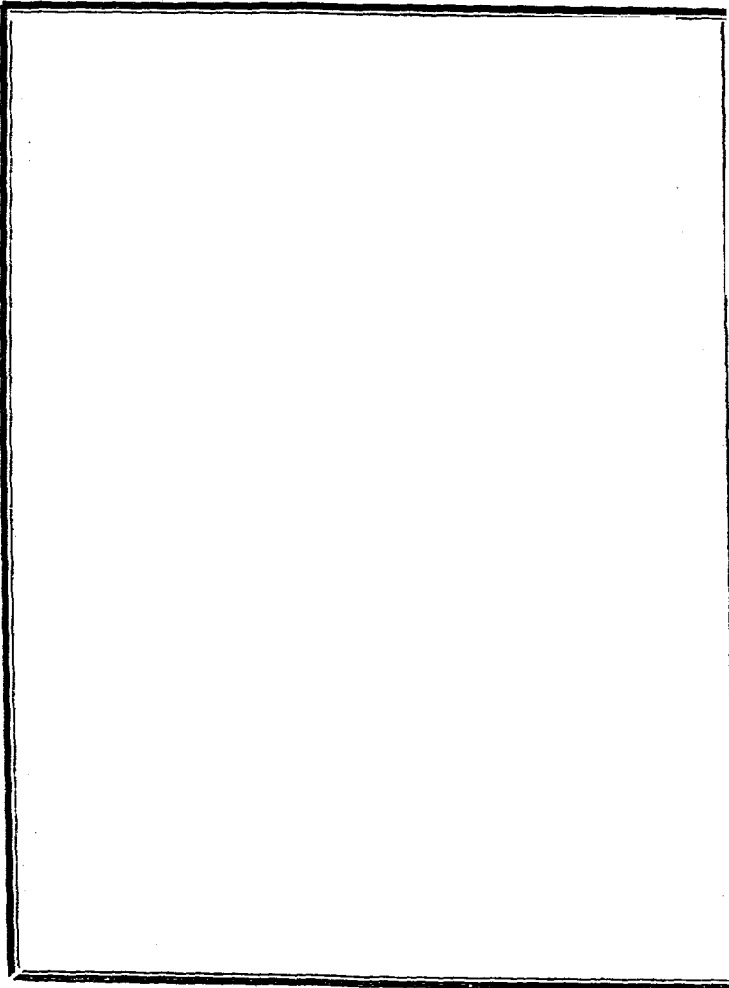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肅然一笑元蓋天草木塵埃總滌滌晉
人伏虎老空巖秦代隱仙遺有聲幸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伯牙琴終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刊

行

續補

陶山游記

是歲四月二日庚子王君與客舟行達九里薄天柱峯下側入支徑三里游鳳凰山謁文清曾公墓所謂松月庵者有可翫三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畫梨折枝於壁垂實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間神品也曰子瞻題詩板刻繫歲月曰苦竹泉魯直書字徑尺今刻石上泉正方深廣二尺沈沈如碧玉其下壘石爲龕流泉落龕頂聲冷然屋壁置碑鐫吳道子畫觀世音像廉宣仲石子瞻竹合爲一或亦以爲三絕讀朱元晦陸務觀汪仲舉題字村婦取泉水瀹茶以進出道禹穴陰天柱陽度黃關嶺晉王獻之保母帖所以發也又九里度大溪達平水唐元微之守越游雲門道此聞有課子誦其詩者欣然訪之初不知微之何如人一笑上馬去次盤折溪山間且六七里達陶山爲貞白鍊丹地溪上橋曰集仙蓋貞白門人所往來者今君作屋山下爲

雲莊焉遠山複出望若冠冕翼然其左者鵝鼻山也山勢聯屬高出天半截然其右者舜田也是山絕頂土平曠相傳帝舜所耕上銳下廣拔起千仞直其後者金峯也爲障爲屏且伏且起限其前者卽陶諸山也林巒拱挹礪壑縈帶幽香遠籟不知所從來余前道諸山深秀偉特率不是過從古得道者必資山川靈氣發之故洞天福地仙人是宅貞白卜地於此信不謬矣是日觴詠樂而忘返姑識游觀所及同游姓名繫所賦詩

自陶山游雲門

明日辛丑自雲莊循澗西游石氏庵甘蔗作藥下垂大如瓠山泉注池終日爲雨聲有魚四足且行且泳莫辨何物復東游陸氏庵西偏祠任公子陶貞白棟且撓必壞其像君凄然徙旁舍酌而出歸飲悉大醉更迭唱酬詩積几案相與枕藉席上睡醒讀之有自不能識者明日壬寅循山折入支逕達南洋宋太傅賈氏埋骨處路側不封不樹四周岡隴悉入隣人家樵童牧豎猶

指而相告語方其沈酣私第坐制中朝進取之士以比方伊周爲未足安知至此各賦詩弔焉返憇龍山庵老僧年七十餘能道賈潰師時事語未竟悲哽不能出聲蓋嘗游其門感激至此其視當世公卿身爲黨與見其敗而革面擠之者亦有愧已歸復醉飲如昨日又明日癸卯復由集仙橋出回顧林巒依依若有情者循若耶溪行一水澄瑩橫布子石上蹙爲粼粼激爲泠泠夾以懸崖崇岡奇詭萬狀使人飄然欲仙不知在人間世任公子釣磯屹立溪上數仞石趾橫罅去地僅尺許仰刻篆文好事者具紙墨探手搨之雜亂難識亦不知何人作也然磯去東海尙數百里所投釣竿不知以何竹爲之涉溪水有亭榜曰雲門山山爲唐僧靈一靈澈居蕭翼崔顥王維孟浩然李白孟郊來游悉有題句遐想其一觴一詠固亦如我輩今日斯人皆歸盡也所直秦望山爲始皇東游處李斯篆碑猶在山椒未暇往讀山勢斗絕爲普濟寺晉洪明禪師得道于此雙峯翼然出寺後僧房鑿池潄泉取便道度黃

泥嶺掬乳泉飲之及雍熙寺有亭橋上曰好泉右廣福左顯聖又左爲清化有亭橋上曰麗句卽獻之故宅而所謂筆倉墨池今在顯聖寺清化有葛洪丹井古松上徑三尺脩以丈計歧其端顧況所題者飲酒松下分太白句爲韻賦詩返道裘氏義門立土墩二自陳隋義聚迨今累代旌表子孫蕃衍數百然未嘗教以讀書故多朴野復出平水循故道歸胡君汲古爲余言繇若耶溪上他道多怪石有峭壁高廣數十丈偉甚登刺浮山絕頂有明覺寺者千歲佛道場兩峯翼寺左右下臨大溪泉石清秀不減東山雲門爲寺者六此其一也胡君云

右游記二首據吳石倉先生武林耆舊集錄補吳蓋鈔自雲門集案
第一首是日二字似陶山前尚有記第二首末胡君云亦似未完

四庫全書提要

伯牙琴一卷

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于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牧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遜迹者嘗爲翱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翱傳敘交情尤篤臨卒適牧出遊翱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志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恠傑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

以宋君臣湖山遊宴紀綱囊腫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并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未又附冲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遺而清真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元大德間
漸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
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
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
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
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並垂不朽
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
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刊

行

跋

伯牙琴集家牧心先生自序集後云詩文六十餘篇乾隆時修四庫館書僅得文二十四篇其詩已佚歙縣鮑廷博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近杭州丁氏復據武林耆舊集得文二首爲續補一曰陶山遊記一曰自陶山遊雲門蓋卽鮑氏所惜其已成廣陵散之遊山志軼而復存良非偶然然亦已殘缺不完矣蓋自元迄明滄桑屢變後人區區修補收拾叢殘終不能復原手集六十餘篇之舊則夫著書之難著書而能傳傳而勿缺之尤難此先生所繇以伯牙琴名其集而不能不有望于三千年後之楊子雲也抑予尤有感者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爲千古之創議然

其說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先生生梨洲之前數百年其所發明君臣之原理已若是其深切而昭著而世無道之者故君主專制之禍至元明而益烈迄梨洲起大聲疾呼猶後至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行于天下然則先生是集今日之得復顯于世豈不以其時哉丁未九月廣州鄧 實識于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光緒丁未十月二十五日初版

國粹叢書第二集
伯牙琴

定價洋貳角

原著者

錢塘鄧牧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